

让艺术紧扣时代进程

——广东美术馆馆长罗一平谈办馆理念

本报记者 张晶晶



罗一平

7月初,步入广东美术馆展厅,“艺无涯——陈大羽百年艺术大展”“大道无垠——谢志高画展”和“恒久一刻——潘鹤速塑作品展”引人注目。这三大展览有一个共同点,艺术家均出身广东,身上带有岭南文化的痕迹。

据悉,陈大羽、谢志高画展是广东美术馆主动请进来的,目的是梳理岭南文化的文脉。而潘鹤展览则是广东美术馆立足本土资源的策划。自罗一平掌管广东美术馆以来,曾以“当代”崛起美术馆界的广东美术馆,在先鋒的姿态下,视野广阔,展览更加多元。本报记者就此变化专访了罗一平。

既要当代也要主旋律

记者:目前展出的艺术家陈大羽、谢志高、潘鹤都和广东有渊源,巧合之外的深意是什么?

罗一平:广东美术馆是国际性的、全国性的美术馆,同时也是广东的美术馆。

广东美术馆不是以推广传统艺术、岭南艺术成功,而是在于较早地关注了当代艺术,打造出“广州三年展”和“摄影双年展”。在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等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将当代艺术展作为主体的时候,在广东省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广东美术馆在推广当代艺术方面先走了一步。矛盾的是,广东没有当代的土壤,尽管广东一直开风气之先,但是广东人很务实,和传统相碰撞的当代艺术,绝大部分的广东人在

心理上与当代艺术有距离,这也造成了广东美术馆在行内影响大,但是和广东美术界越来越疏远了。因此,针对目前的局面,“请进来、走出去”是广东美术馆这几年将会实施的计划。除了请进在国内、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粤籍艺术家,广东美术馆从去年起主动地向全国推出一批优秀的广东艺术家比如杨之光、陈永锵、许钦松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北方的理论家印象中,广东艺术家很少走出去,现在积极主动地走出来,开始站在大圈子的前台,让大家认识代表人物和独特的绘画形式,认识广东的艺术家在大的多元时代的文化特色。我们期望外界对广东的文化印象不仅仅是“两高一陈”,还有新的形象、新的思维、新的语言。

记者:“当代”曾是广东美术馆的一张主打王牌,您主张这两年当代展览的比重依然不少,但

又不仅仅局限于这一领域。

罗一平:在当代艺术展览比重依然较大的情况下,我加大了主流展览、广东本土展览的比重。我接手以后如果再以当代作为主打和唯一的方向,有很多的限制。首先,广州不是文化的中心,只有做“广州三年展”这样的大型展览才能将国际的眼光吸引过来。在双年展、三年展几乎泛滥的今天,再用当代展或者两个展览确定国际的地位已经不可能了,许多艺术家其实是在赶场,同样的作品在不同的主题下频频亮相。其次,广东美术馆目前的场馆不适合展现当代艺术。第三,广东美术界希望广东美术馆在具有国际化眼光的同时,关注到本土的文化和艺术家。

广东美术馆仍将继续做当代艺术,它的姿态是最当下、最前沿的,不仅仅展览艺术品,更重要的是实现一个现代美术馆的使命,用艺术紧扣时代进程,契合当前主流意识形态。

用传统的美学做当代展览

记者:“广州三年展”展三年颇具创意,启动展中力图整合东南亚当代艺术的想法相当智慧。

罗一平:我实际上是用传统的美学在做当代展览,传统美学根本不是一个“品”字,山阴道上行,一步弯一道景。这是为什么计划了三年时间来办第四届“广州三年展”。

曾和一个当代艺术家交流,他说看了很多的当代展,但是大

部分作品看了一两分钟就走了,当代艺术留不住人。而浙江美术馆的黄宾虹展览让他流连忘返,其实他对黄宾虹的语言很熟悉了,但是每次看都有收获。当代艺术失去的是语言表述自身的魅力,我们更应该强调的是当代艺术语言自身。

记者:2011年,“广州三年展”启动展被文化部评为优秀展览,而且是作为唯一入选的当代艺术展,可见当代艺术仍然是广东美术馆的强项,您对当代的理解和以往有很大的不同?

罗一平:如今当代艺术的作品理念包括策展思路都是针对社会存在的问题进行文化批评,有批判就有学术的深度和立场,但和政府就有了疏离。

当代艺术不仅仅局限于社会批判,还要关注当代艺术自身的语言之美。艺术的功能不是用来取代哲学家、社会批评家,陈述一个批评理念和态度。艺术是一种美的语言、形式的语言,有意味的语言,语言所包含的思想深度、文化深度让观众得到真正的感染。我强调艺术语言自身,它是丰富的,经得起把玩的。

展示文化的魅力

记者:可以看出,您是在文化的大视野下来管理美术馆。

罗一平:我从大学走来,对文化没有偏见,当代艺术也好,传统艺术也好,只要我们以当下的观念在关注和策划展览,作品都有

的当下性。展览如果没有深度,只有噱头,作品只是材料的堆积。哪怕是某位广东艺术家的个展,做得纯粹玩味,和市民的审美期望结合,影响市民的审美,那么展览的意味就出来了。

我觉得一切与视觉有关的陈列都可以在美术馆展示,所有艺术形式走进美术馆,给它一个特定的语境,一个特定的陈述方式,它就会变为一个当代、前卫的展示。比如我策划的“台前幕后——广东戏曲舞台艺术展”,所有的元素没有一个不是当代的,但由于语境的变化,展示出一个很出人意料的效果。这就是展示文化的魅力。

我们把美术馆设置成一个没有情节的情景剧场,观众走进来就像走进了一个舞台,每个人进来,置身其中,看到展品,点击戏曲,都是在即兴表演。也就是说,观众走进的是一个没有观众,只有演员的舞台,然后自己也成为一个演员。就像莎士比亚的一句话:“在伟大的生存戏剧中是没有观众,只有演员的,每个人都身临其境,只是社会给他们铺垫的场景不同。”在这个展览中,我们给观众铺垫的是一个表演的空间。所以这是一个大装置艺术品,它可以装下所有的观众,将他们转化为演员。

我更看重艺术学与多学科的联合,这也会是我任期内广东美术馆的价值走向和文化走向。比如会采用综合学术的力量,把绘画、摄影等艺术作品投放到历史的或者社会的大环境中去考察、去审视。

本报7月19日刊登《稿费VS润笔:美术评论的纠结》一文后,受到广泛关注。今日刊发美术批评家、四川大学锦城学院副教授范美俊的文章,继续探讨美术评论的窘境和原因。

——编者

美术评论危机的经济因素

范美俊

中国历代流传下来艺术批评(简称艺评)典籍浩如烟海,有官修也有私撰。好的艺评往往去伪存真,可以提高民众的审美能力,引导艺术创作健康有序地发展。具体在美术方面,客观地说当下的创作相当活跃但评论这一块却充满危机。约在上世纪90年代,在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一向严肃的美术评论开始变味了,一些批评文字的撰写并非出于学术需要,而有着实在的功利需求。

近来上海市委宣传部设立了“文艺评论专项基金”,扶助艺评并大幅提高稿酬。自今年7月起,稿酬标准由现在的每千字100元左右提高到300元至600元。文艺界的高稿酬不是没有,但基本上只是个别时髦作家的专利。

笔者近年来写了不少批评文字,但稿费收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艺评人也是要生存的,稿费这样低,难怪有的人就向艺术家要钱了。如果批评的对象是文艺生态、商业欺诈、“打造”画派,或是艺术评论自身的假大空等问题,那谁肯为你支付劳动报酬?1993年,笔者在某广播电视报头版头条发表了第一篇评论《明星们,珍惜自己!》,既无稿费也没有寄样报。近来笔者陆续发表一些书画评论,稿酬时有时无,基本上每千字60元至80元,估计有的报刊认为没收版面费就不错了。即便是笔者受邀主持的某报某栏目,稿费也不过是每千字100元。

一位著名美术批评家多年前就告诉众弟子:想靠艺术批评发家致富,不可能!著名批评家都如此说,还会有多少人坚守这个领域?这些年全国这么多的美术理论专业的硕、博士,但真正介入批评的人少之又少,原因很简单:一是要干好这一行,需要扎实的学术功底和敏锐的艺评眼光;二是靠艺术家的润笔费生存并不靠谱,还不用说因为评论会引发争议和官司。

由书画家提供润笔费的评论,长此以往其弊端是相当严重的。第一,以为批评就等于表扬。艺术家都付钱了,你敢说别人不行、作品不好?因此,大量美丑不分、质量低下的艺评充斥世界,这些评论往往挖空心思地寻找一些角度表扬;若有些艺术水平还行就直接命名为大师、巨匠什么的,若水平较差就说他很用功来日方长,若完全没有什么传统功底就说他敢于创新(其实是乱来),或者干脆“顾左右而言他”……第二,以为艺评就是作品批评。其实,美术批评不单是传统意义上对作品、创作或画家等方面的评论,还包括揭示画坛的假丑恶、艺术市场的弊端等多方面。第三,以为艺评只要出钱就可以搞定。现在操作一个画家的基本逻辑是:先创作一批作品,再花钱买评论在媒体上进行学术上的肯定和宣传,最后才是花钱搞巡展和市场炒作,其中评论是必要的工序,批评家因此成为备受诟病的“食腐肉者”。第四,部分媒体和艺评人因趋利而使得批评失语失信。现在回看几十年前这些纸页泛黄的美术报刊,看到那些喜爱碑帖的读者来说,是不能尽兴的感觉。而这套“历代拓本精华”好处在于,编者把名家题跋列于帖后,为研究碑版的流传及版本的优劣提供了法门。如《石门颂》有赵之谦印记、锡山秦氏古鉴阁章、张廷济朱批题跋,此拓虽不是明拓,然流传有序,亦为佳拓。《曹全碑》取明季“因”字未损本,后有沈树鏞题跋,是目前所见最好版本。《华山庙碑》更是附录了众多名家的题记,读来大呼过瘾。

“馆藏国宝墨迹”和“历代拓本精华”两套系列丛帖,无论选本还是印刷都有可圈可点之处。更可贵的还是编者有心:把两套丛帖当做学术丛书来编辑整理。我们知道,要把历代那些浩如烟海的字帖筛选出来,可供人临习,选家首先要具备眼力,这或许不足为奇。因为,经过历史的沉淀,那些优秀的碑帖犹如经过层层选拔,已经呈献给我们了。但是,如何在这些宝藏中,梳理出它们之间的文脉及传承关系,这就是编者见识及功力的体现,而不仅仅是做出一本本的碑帖这么简单了,我想这里应该有许多可以做的课题。

“馆藏国宝墨迹”和“历代拓本精华”两套系列丛帖,无论选本还是印刷都有可圈可点之处。更可贵的还是编者有心:把两套丛帖当做学术丛书来编辑整理。我们知道,要把历代那些浩如烟海的字帖筛选出来,可供人临习,选家首先要具备眼力,这或许不足为奇。因为,经过历史的沉淀,那些优秀的碑帖犹如经过层层选拔,已经呈献给我们了。但是,如何在这些宝藏中,梳理出它们之间的文脉及传承关系,这就是编者见识及功力的体现,而不仅仅是做出一本本的碑帖这么简单了,我想这里应该有许多可以做的课题。

艺术批评的问题与危机,其症结当然很多,其中比较重要的

一个原因是:美术批评家行业无法通过自身的智性劳动获得应有的报酬而体面地安身立命,现在不依附工资等收入而单靠艺评维持生计的职业艺评人少之又少。与掌握一定资源的著名美术家相比,艺评人普遍弱势。笔者曾试图访问某著名画家却被怀疑是傍名图利,不禁让人哑然失笑。而一些三四流甚至不入流的书画家,往往也要比一流的批评家过得好。数年前某国画家的画价是两万一千一平尺,他请朋友吃饭,买单后对大家说:“这次请大家吃饭只花了一个平尺的钱,实在不好意思。”按现有的稿费标准,不知道发表多少条评论才能请大家吃上这顿饭。如果媒体不付稿酬或是稿酬很低,作者的投入与产出从经济角度看完全是“反效益”的。另外,无论是连夜赶写还是历数月而成的评论,往往稿费都一样,并没有实现优质优价。难怪,近年来不少批评家都开始画画了。有人说美术评论是一个耐得住寂寞和清贫的事业,这未免把批评工作者当圣人了。

过去因为经济因素介入批评,逐渐导致艺术批评的畸形发展。现在上海以经济资助手段对艺术评论加以扶持,也是经济社会的一种经济行为。显然,基金的设立是好事,但接下来的任务还要把好事办好,希望在繁荣文艺评论、促进文艺创作方面能够开一个好头。

有了高稿费,艺评未必就可以放心,这还仅仅是一个开始,还有不少工作需要做。比如,提升报刊的编辑力量 and 水平,规范各种软性广告,制止艺术家、媒体和艺评人的灰色“寻租”等等。特别要警惕艺评媒体在审稿、发稿方面的人情世故甚至是利益交换。就笔者观察,过去某些报刊的批评栏目仅仅是几个圈内人的事。时下,一些以高额稿费(有的高达十余万元)吸引好稿的论坛引人注目,但入选者多半也是圈内人,有的文章甚至早已公开发表。因此让人怀疑:这是个别人耗费某项经费的经济行为,而征稿只是一个幌子而已。

消息树

“万里黄河颂”主题文化活动启动

本报讯 日前,由中国画学会、山东省山西商会等单位主办的“万里黄河颂”主题文化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办。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中国画学会秘书长孙克和参与《万里黄河颂》创作的部分画家等出席了启动仪式。

“万里黄河颂”主题文化系列

活动旨在围绕《万里黄河颂》国画长卷的创作、推广进行,内容包括:由中国画学会全程策划、组织中国山水画家数10位书画家共同创作一幅长200米、宽1.45米的《万里黄河颂》国画长卷;拍摄一部名为《画说黄河》的电视纪录片;出版发行《万里黄河颂》图集及绢制绫裱的长卷等。(文)

甘肃澳门书画交流展“艺道同心”

本报讯 (记者陈璐)7月20日,“艺道同心——澳门中华文化协会、澳门书画研究院、甘肃画院作品交流展”在甘肃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由澳门中华文化协会、澳门书画研究院、甘肃画院、甘肃美术馆主办,得到了澳门中联办文化教育部的支持。展览共展出两地艺术家的书画作品

100余幅,其中包括来自澳门12位书画家的作品50余幅,展期截至7月24日。

此次交流展是甘肃画院继与河南、安徽、福建等省画院举行联展后的又一次大型交流活动,也是正在甘肃开展的“艺海流金——走近敦煌”对港澳文化交流活动的内容之一。

全国首届楷书大展即将启动

本报讯 第六届中国书法家协会楷书专业委员会日前举行第一次会议,确定了近期楷书展览计划。据悉,2012年下半年将举办当代楷书名家邀请展。同时启动将于2013年举办的全

国首届楷书大展。两项展览以“回归经典、正本清源”为导向,鼓励全国有志于楷书艺术的书法家崇尚经典,师宗先贤,在深入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走出自己的路子。(书文)

梅墨生艺术馆开馆

本报讯 7月16日,梅墨生艺术馆开馆暨“造化为师——梅墨生写生展”在北戴河梅墨生艺术馆开幕。开馆展展出梅墨生的写生作品70余幅,都是从近几年的写生中遴选出来的,可以系统看到作者的艺术轨迹与发展历程。

梅墨生艺术馆位于北戴河怪楼公园西侧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内。创意产业园建筑主体为中式风格,青砖素壁,朴素大方,是集书画展览、艺术研讨、书画创作、艺术培训以能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馆,将常年举办展览、创作、学术交流等活动。(王莹)

书法家方建勋“燕园问道”

本报讯 (记者鲁卿)“燕园问道——方建勋书法篆刻作品展”日前在北京大学举办,展出方建勋书法作品70余件,篆刻作品20余件。

方建勋,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南京印社社员。他的书法主要师法

王羲之、王献之,作品追求中和之美,努力将雄强与清秀、豪放与精微、巧与拙、动与静等对立因素和谐统一于其作品之中,其书法篆刻作品曾入选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第八届全国书法篆刻展、西泠印社第二届中国国际书法篆刻展等。

最近,上海辞书出版社推出了“馆藏国宝墨迹”和“历代拓本精华”两套系列丛帖。该丛帖版式精美,用纸典雅,无眩目之感。而且印刷、调色相当严谨,墨色醇厚,犹如面对原作。这有别于市上许多令人目眩神迷的胶印版本。笔者以为,为学书,必聚气凝神,目乱气必不定,何来凝神?因此,读好帖犹如对佳人。选择好的字帖,有助于对原作精神的领悟。同时,整套丛帖每一分册都非常便于翻阅,用手轻抚,即显平整,十分利于案头临习之用,对于临帖者来说是一大幸事。细细读来,这两套丛帖给笔者留下以下几点十分深刻的印象。

浏览“馆藏国宝墨迹”总目,

我们对各个派别做深入的了解。吴门领袖文徵明时常书写自己的诗作,从丛帖中所选的帖里,我们可以看见他的多种书写面目,如《午门朝见》、《纪行诗》、《早朝诗》的秀润;《腊日赐宴诗》、《乐志诗》等大字行书的劲健;更有不多见的文氏草书《七言诗》纵逸跌宕,给世人勾勒出一个个多样的文徵明。

唐寅书作传世不多,当今所见影印出版最多者,唯《落花诗》。而其余著名者多“藏之名山”,此次,“馆藏国宝墨迹”中刊出唐寅两大名迹:一为其中老年力作《自书词》,一为其晚年妙笔《七律》。《自书词》用笔严谨,深得二王神采;而《七律》用笔则显老到,

艺术书架

好帖佳拓 琳琅满目

袁启明

我们不难发现,该系列现已出版的两辑中,以明清书家作品为主,而以明代作者居多。此或可见编者之用心:中国书法艺术肇始于先秦,两汉,发扬于晋、唐,成熟于宋以降。明代则是书法史上流派纷呈、书学思想由早期到晚

期发生巨大转变的朝代。明早期书法承宋、元之余韵,守晋、唐之家法,如当时的“三宋二沈”及吴门书家;自明中叶以来,书风为之一变,许多书家不再斤斤计较于点画精到,而是注重笔墨情趣、宣泄情感,代表书家如董其昌、王铎、黄道周、张瑞图、倪元璐等。我们通常认为,一个时代的书风应该是有较大的相似性。而在一个王朝之中,书法面目多变,前后不同时期书风形成反差很大的明王朝,也许绝无仅有。编者以一个王朝的名家法帖为主,从早期到晚期,遴选了书家部分代表作品,展现了大明王朝前后不同时期书风的递变过程,这或许基于一种学术的思考。编者“偏师独出”的想法,于此可见一斑。

董其昌作为明中后期的松江华亭派主盟,他的书法不食人间烟火,为世人称道。丛帖中汇集了《潜路马湖记》、《昼锦堂记》、《秋兴赋》、《乐毅论》等美文名篇,还收入了《墨禅轩说》、《自题临古》、《闲窗画论》等书画理论及临摹的书法作品。值得一提的是,《墨禅轩说》、《自题临古》皆董氏对书画的珠联璧合,读来令人回味无穷。

晚明时期,书风日趋放宕,代表书家如王铎、傅山等。丛帖中遴选了两位大家的部分代表作品。其中,王铎的《王维诗》和《临圣教序》让笔者眼前为之一亮。《王维诗》选了三种帖,合为一本,其一为王铎不多见的楷书,其二为他临的阁帖,其三为题画跋语。王铎楷书有颜柳之风,此卷书于极不易书写的绫卷上,王铎在卷后题跋说,他没有见过董其昌在绫上书写楷书,或许,他认为董没有能力在绫上书写楷书,可见他的自负如此。

人清以来,碑学大盛,邓石如一出,篆隶中兴,大开方便之

通篇纵横捭阖。

同为吴中名家的祝允明,其恣肆放达的草书为世人所重,丛帖选取了《岳阳楼记》和《自书诗》两帖。两者相较,《岳阳楼记》飘逸萧散,颇有些“皓月千里,浮光跃金”的感觉。《自书诗》沉雄老辣,点画狼藉,不愧为书俱老之作。

董其昌作为明中后期的松江华亭派主盟,他的书法不食人间烟火,为世人称道。丛帖中汇集了《潜路马湖记》、《昼锦堂记》、《秋兴赋》、《乐毅论》等美文名篇,还收入了《墨禅轩说》、《自题临古》、《闲窗画论》等书画理论及临摹的书法作品。值得一提的是,《墨禅轩说》、《自题临古》皆董氏对书画的珠联璧合,读来令人回味无穷。

晚明时期,书风日趋放宕,代表书家如王铎、傅山等。丛帖中遴选了两位大家的部分代表作品。其中,王铎的《王维诗》和《临圣教序》让笔者眼前为之一亮。《王维诗》选了三种帖,合为一本,其一为王铎不多见的楷书,其二为他临的阁帖,其三为题画跋语。王铎楷书有颜柳之风,此卷书于极不易书写的绫卷上,王铎在卷后题跋说,他没有见过董其昌在绫上书写楷书,或许,他认为董没有能力在绫上书写楷书,可见他的自负如此。

人清以来,碑学大盛,邓石如一出,篆隶中兴,大开方便之

种版本的《宣示表》,一为潘刻淳化阁本,一为大观本,两者一瘦一粗,学者可自辨。

以往碑帖的出版,一般原碑完整印出,题跋较少出现,这对于那些喜爱碑帖的读者来说,是不能尽兴的感觉。而这套“历代拓本精华”好处在于,编者把名家题跋列于帖后,为研究碑版的流传及版本的优劣提供了法门。如《石门颂》有赵之谦印记、锡山秦氏古鉴阁章、张廷济朱批题跋,此拓虽不是明拓,然流传有序,亦为佳拓。《曹全碑》取明季“因”字未损本,后有沈树鏞题跋,是目前所见最好版本。《华山庙碑》更是附录了众多名家的题记,读来大呼过瘾。

“馆藏国宝墨迹”和“历代拓本精华”两套系列丛帖,无论选本还是印刷都有可圈可点之处。更可贵的还是编者有心:把两套丛帖当做学术丛书来编辑整理。我们知道,要把历代那些浩如烟海的字帖筛选出来,可供人临习,选家首先要具备眼力,这或许不足为奇。因为,经过历史的沉淀,那些优秀的碑帖犹如经过层层选拔,已经呈献给我们了。但是,如何在这些宝藏中,梳理出它们之间的文脉及传承关系,这就是编者见识及功力的体现,而不仅仅是做出一本本的碑帖这么简单了,我想这里应该有许多可以做的课题。



“馆藏国宝墨迹”和“历代拓本精华”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